



劉勰曰夫說貴
 撫會弛張相隨
 不專緩頰亦在
 刀筆范雎之言
 事李斯之止逐
 客並煩情入機
 動言中務維批
 逆鱗而功成計
 合此上書之善
 說也
 一本無高陵進
 退不請六字
 三之謂王緊
 頂上甚勁肆
 有鋒
 以下文勢稍
 率

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不聞其有王
 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
 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
 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
 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
 也爲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
 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爲國者內固其威而
 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
 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

管字下得甚
古李斯傳管
事二十餘年
今用之便為
理

國敝御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
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
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縮閔
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減食主父
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
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說○得○悚○動○臣今見王獨立
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
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
陽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

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

決裂諸侯謂分割其地符信也軍符也國敝謂
秦也御言為諸侯所制披謂褫之淖齒楚將楚
使救齊因相之減食
主父減主父食也

突然起

為論已絕奇
而叙得更磊
落有風神描
寫絕工

連用喻甚快
逸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
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叢
困我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叢叢藉其神
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
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
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

四用之句疊
下亦矯健有
鋒

以下稍蕪

而元作四
四治亦可通

矣。百人與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與
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
王亦用之，不稱瓢為器，則已。稱瓢為器，國必裂矣。
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
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
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
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為王恐，
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為
政者，其威內扶，其輔外布，而治政不亂，不逆。使者

直道而行，不敢為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
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徵強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
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境內之利分，
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
竭國以自安，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
王果處三分之一也。

恒思地名。神叢，神祠叢樹也。輿瓢，負之如輿載也。斗食，漢官表歲俸不滿百斛，計日而食一斗二升。扶，猶持也。言不顛仆。輔，謂股肱之臣也。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

兩無奈寡人何
言有輕重
姚本明矣下有
左右皆曰盡然
六字
推琴一作堆琴

正論快辭

情狀如見

此下更簡

今人文字必
但以履對肘
足矣此復出
躡其踵三字
雖未可定為
法然姿態實
增

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中期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版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日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

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行水之行，去聲，按視也。肘，不敢正語，築其肘也。躡，蹈踵跟也。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魏子患之，庸芮為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於無

辨晰

一本無乃字

快勁

得一作能

章法甚佳

姚本弗下有能
字
攻其人謂不徒
力戰而置人於
敵使足以制敵
之命者
割元作削
削字亦可通

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贖，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秦攻韓圍涇，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為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鬪故十攻而弗勝也。今王將攻韓圍涇，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韓圍涇，以張儀為言，張儀之力多且割地而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

張儀代遠此或別一張儀

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則王之。所求於韓者，盡可得也。

張儀死。至雎之相四十四年矣。儀亦未嘗在韓。此必誤。補曰：此章多有舛誤。未詳。

懷朴之朴元作璞
一本出其朴視之乃鼠也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朴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眩於名不知其實也。

降貶損之也。趙記書公子成李兌非平原也。有誤。

應侯相畧具見
已有之一
作欲

昆弟矣以下
有闕文
意甚奇寫得
亦陡頓痛快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
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
聚而攻秦者以已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
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之一骨
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雎載音樂
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
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予者與
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
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雎行至武安

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

公與秦以下應侯教唐雎云爾也士
得金復為秦故其謀不協而相與鬪

然下曰字補

錢劉本周下
有名字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君乎曰然又即圍邯鄲乎曰
然曰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以
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禽馬
服之軍不亡一甲雖周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
亡秦王王武安君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
為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邢困於上黨上黨
之民皆返為趙天下之民不樂為秦民之日固久

能元作一字
誤史作所得
民亡幾何此
蓋亡字誤分

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
所得不能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因以為武安攻

馬服君趙括也襲其父稱割之許趙割地來和也如是則起無大功雖不為之下矣史云於是應侯言於秦王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邑以和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下接復欲伐趙云

應侯失韓之汝南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國其憂
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吳者
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子愛子也天下無有
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
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臣

一云衍也字

即與元作與
即

傲恐即驚

姚云一本情
下有何字

王為元作為
王

亦嘗為子為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即與為梁餘
子同也臣何為憂秦王以為不然以告蒙傲曰今
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今應侯亡地
而言不憂此其情也蒙傲曰臣請得其情乃往見
應侯曰傲欲死奇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
莫不聞而況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為秦王為將將
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
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自
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為汝

虜字有風致

南虜也

汝南近應。應侯嘗取得之。相室佐理室中之事者。蓋女也。男曰家老。為子為餘子也。此時無地故也。大司徒。可任之餘為餘子。注。餘子謂羨也。杜預云。嫡子之母弟也。索隱云。支庶也。莊子注。不應丁夫為餘子。此其情言非其情也。韓之細也。顯逆言其國小而逆節著也。

文從字順極平淡

叙事典勁切至

四排語甚俚淺却亦有致克元從寸尅克字通

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實。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

說得詳明

以來一作已來

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舖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

上五字衍

本字補戰之
當是之戰一
本作之戰

倍元作君姚
本作倍

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
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
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與兵。甚衆。君所將之
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
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稱東藩。此君之
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
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
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
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

辭煩而不甚
精多口頭語
正與漢章疏
相似。但比漢
較快利耳。
寫兵情一一
如指掌。
心元作以
秦中一作秦
之

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諛諂。用事良
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
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
民心。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
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
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
心。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
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國爭
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

持元作待

蘇穎濱曰子讀
白起傳秦之再
攻邯鄲也起與
應侯有怨稱病
不行以亡其軀
慨然歎曰起以
武夫無所屈伸
而困於游淡之
士使起勉強一
行兵未必敗而
免於死矣及覽
國策觀起自陳
成敗之故乃知
邯鄲法不可再
攻而起非特以
怨不行蓋為之
流涕也

六必字見態

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

詳觀前後蓋應
侯既許趙和以
抗武安而又勸
王強起武安以
重其罪

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齧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

上以字下有
闕一本以下
有觀字

傾人聽

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僑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邪？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

鹵：櫓同。大盾也。高注：鹵，大漂也。兵深入，城邑在後。故言倍。倍，背同。計利形勢，謂人謀。地利，軍之形勢也。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某夕，某孺子內某士，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欲教之者，人心固有。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且君擅

抄論

一奉嫗曰下
疊曰字

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夫揉椎，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以反，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范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於魏，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愚惑與罪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於天下，而爲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殺而

亦是辭命調法

愚元作遇

原本遇惑亦

自可通

意甚悽惋

善遇之

孺子，乳也。婦之嘗乳者，亦婦人之美稱。齊策：王有七孺子，內私之也。教猶告也。孺子，內士，人心固欲其告，雖非至親，令必行也。採屈申木也。開罪，言始得罪，有之。蓋然其過舉之言。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謁，而効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

語多生隋
起處文采爛
然

辭

妬元作妬

怒趙元作趙怒
作趙怒是言
趙之怒但能
行於其屬邑
而不能於境
外如易所謂
利用行師征
巴國

戰國策
妬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
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
而反靜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
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怒趙必於其已邑趙僅
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
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
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
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
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識乎微之為著者強

此下氣勢甚
跌蕩

民用元作用
破元作富
攻秦下疊秦
字補
殺函一本殺
塞

察乎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重者王秦王
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為從將以逆秦蘇子
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逆秦也臣以田
單如耳為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為大過哉天下
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罷楚敵魏與不可知
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愚也夫齊威宣者
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
強宣王用之後破楚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秦為
齊兵困於殺函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而

戰國策 秦

齊為虛戾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

何也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

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

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敵魏不可知之

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誤臣以為從一不可

成也客有難者今人有患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

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為也

此臣之所患也昔者秦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

從之趙奢鮑佞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

秦韓方睦故並說

言白馬實是馬所以好奇者生出非馬之論若白者原是牛定不諄辯其非馬以論從必不可成所以客爭言為從

知字補知下或有闕文能猶不能也

此馳於封內正與前必於已邑同收處亦稍單以齊田單收亦是法

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亡其憎懷而愛秦邪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能也故裂地以敗於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技藝試之以事也辭順言辭遜順不伐也百倍之國謂地廣不樂後爭先附之也不再行大功不再也反靜復於無事也必於其已邑必欲戰服使為已邑也四輪猶四達言四方無不可通

故下言從而不止。物事也。斷止也。言戰事不止也。民既從而不止。則地不入矣。權安得不輕乎。不伐人。人所輕也。而重莫大焉。故曰明乎輕之為重者。王也。民用民為之用。攘推也。猶拓也。遠迹畏而避之也。然終不服。疾也。戰敗。其地為虛。其民為戾。趙策亦有社稷為虛戾之語。莊子國為虛厲。李云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曰厲。恐此戾即厲。言用兵久而齊困也。齊宜強而反遭破。韓魏宜亡而乃僅存。故相較而設為問也。一不可成。言合從無一可成也。下文從之一成可見。一曰從一句。合從為一也。難者如刑名家。蘇子所患也。如使白馬實馬。必有白馬之為。如天下之馬。不皆為白馬。故曰非馬。難者皆無端若此。則可患。而今非若此矣。三國。趙奢齊鮑佞。并楚為三也。趙鮑自知兵困。故不救。以不救不從為能。知秦之不可當也。裂地敗齊。當是指五國伐齊之事。三國之不救懷。卒裂地以敗齊。皆言從之不能合。

張儀當是韓非

起語亦平常
但著二當死
字便奇
隋開
首即下許多
字面

西南韓作西面

大約規模范
睢但范簡此
繁范虛此實
范隱此顯

文氣如決文
情如環

韓子百萬下有
其頓首戴羽為
將軍斷死於前
不至千人皆以
言死非元作罪
韓子死也下有

張儀說秦王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

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

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

連荆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為難臣竊

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

日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

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

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之不能死非

其百姓不能死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

戰國策 秦

上不能故也句

耳字補

此改却是燕說
相攻元作攻相
韓作有功無功
相事也魯本從
比元只一字韓
作皆

文氣最雄勁音
節鏗然筆力縱
橫馳騁不可捉
摸古今文如此
者亦不多得
四合字一本皆
作勝韓作對對
當也養長

邢子才云天
下書安能盡
校因其誤而
思之更是一
適此論於國
策甚宜

一篇主意在
力排謀臣之
不忠而欲獨
進其說

抽范後語入

先言齊引出
秦事文勢紆

此文若肆筆而
成然細玩之實
出千錘百鍊所
以枯處亦見其
腴率處亦見其
工平易處亦見
其奇峭存亡死
生在此一舉當
是構思數載而
就者其心甚苦
其畦徑極難尋
透此機文字
始妙

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

無相攻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

聞戰頓足徒跣，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比。

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

也。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

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

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

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

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

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

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

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

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

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足以為

限，長城鉅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

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

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

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亡走，東伏

以下詳數謀
臣不忠

中三折

有波有勢

詐元作詔下同
都元作郭
郭自可通不
必改
而一作則
韓作荆孤疑
亦自有啟

重前語

此段却簡想
此策此時已
經說明不甚
潞即露誤韓作
疲故高注為贏

此段文機比
前大變

勁有勢

於陳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舉荆則其民
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
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
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令荆人收亡國聚散
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
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大
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
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趙之志絕則趙
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

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
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
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
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
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潞病於內霸王之名不
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
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
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
而不憂民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



原件短缺

二詐字不宜作
詔是時王言未
稱詔始皇并天
下始定為制詔
且於義無當詐
字亦無嫌不妨
對上記曰兵不
厭詐也

正汪洋間忽
變出奇波雖
若遇物賦形
寔亦有意作
之

沱元作池古沱
池通
改沱是然不
改亦得

拔一作挾

流韓作沃

火一之早

斷一作絕

重前語

到此處思六
竭奇亦窮

舉謂一舉韓無
此字

亦是遠交近
攻

先言六國之從
難成次極言謀
臣之不忠而六
國之從不難成
亦乃言已為秦
破從以成伯王
若是一篇大開
合

上黨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
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
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
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
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為秦矣東陽河外不
戰而已反為齊矣中呼沱以北不戰而已為燕矣
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則
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
口以流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

是潛行而出及智伯之約得兩國之眾以攻智伯
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以起處作收處妙絕今秦地斷長續短方
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
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
望見大王言所以舉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
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
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
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
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

斷死以死自斷也。合與敵合鬪也。強齊燕強於二國也。韓子強作弱。比志密也。言其志親也。兩國之功。謂秦及穰侯所封。如封剛壽以廣陶之類。流灌也。徧隨言衆隨而服也。地尊地與相王之尊也。以主言以為首惡。

大槩機軸好摘辭殊草率

澤之宣言因雖即雖之謬言無王皆危而激之

不得不乃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金帛於淦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妙便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

開口道破以下却放寬去一本百體堅強手足便利

逐段生出

語俱不甚精

一本毋絕下有與天下終一句下當作地

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字、頤、有、根、根、立、而、眾、枝、附、之、此、類、可、見、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日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

休

願與元作願
矣

燕

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
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為不可
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
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
卬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
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苟取容行
義不顧毀譽必欲霸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
越王王離困辱悉忠而不解解王雖亡絕盡能而不
離多功而不矜富貴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

願元作固
欲元作有

比史記滅精
神

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
死無憾悔何為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
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
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
宗申生孝而晉惑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
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憐
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
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
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

誘

姚本以君臣論之

逐一審問

一本無今字固信也

殖阜也

史記此處尚有孰與一問及應侯曰不若甚明白有情此應是誤遺落

致力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聖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舊故。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為君危之。語曰。

一本公下有九合諸侯白

敵元作適陵元作凌

啓一作噉

亦燕

矣字補前引商君吳起大夫種此特增一白起更足動心

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敵於天下。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叱呼駭三軍。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近道理也。夫商君覆說精神為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

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
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
若雷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
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
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
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南攻揚越北并陳蔡破
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
解大夫種爲越王墾草荆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
士專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句踐終拮而殺

四方之士之
字補
專字補
拮姚本作拮

出此一着極
佳

利字補
以決之以一本
無史無
通字補田藝衡
曰棧道千里於
蜀漢爲句不必
補
警策
如時史作如是

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
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
爲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
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
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以決羊腸之險
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棧道千里通於蜀
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君之功極矣此亦秦
之分功之時也如時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
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

居字補史同
事字補史同

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眾。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強起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剛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

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魏齊困范雎。鄭安平匿之。王稽載以入。秦時安人降趙。王稽通諸侯。所謂皆負重罪也。期猶志也。辯智者志期得此。還反顧也。王離之離。權同。不離之離。猶去也。得少間。言有隙可間。批。搥同。擊也。匹。齊切。又蒲結切。業。帝有帝之業也。懾。失氣也。拮。戛同。轢也。蓋逼之。楚記言賜劍死。大投全勝也。分功。分勝者所獲也。斬。謂絕之。言斷三晉之路。棧。棚也。施於險絕。以濟不通也。秦之分功之秦。謂秦人也。喬。王子喬。松。赤松子。

孝文王

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而謂

此即是莊襄
一本紀與史
記呂不韋傳
互有詳畧可
恭者

此問父波瀾
佳史記所無

史記有吾門
待子門而大
語甚佳

字書無扉字
龍籠手鑑云
音脚

此處似太簡
史記叙曲折
甚詳

此語史記所
無亦明快然
是戰國常套

先以死懼之後
以利誘之如巨
槌洪鍾

兩語甚快史
記所無

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
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
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
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廂城。故往說之。曰子侯有
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不
可知之國。一日倍約。身為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
歸。可以有秦國。吾為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
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
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君之府藏珍珠

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廄。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
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
生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寧於泰山。
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
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侯有承國之業。士倉
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侯立。士倉用事。王后之
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於內。
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
人無國而有國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

史記有使婦
說夫人語甚
佳

此下事情皆
史記所無

亦勁

意態妙

史記但云子
楚不言更名

入謂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
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
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
也。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
德。畔施是自為德講。秦王老矣，一日晏駕，雖有子
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
而見王后，說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
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
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王罷之，乃留止。間曰：陛下

嘗軼車於趙矣。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
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
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為然，竒其計。
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
以為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
田十二縣。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子侯，異人異母兄也。異人母曰夏姬，無寵如無
母然。劉辰翁云：計事猶言謀事，求歸別句。朝生
木槿也。槿朝榮夕死，一切權宜也。四維四方之
隅，不可移也。留，不決也。晏駕，按天文志：天子當
早作，而方崩隕，臣子之心，猶謂宮車晚出也。不
韋傳：秦圍邯鄲，趙欲殺子楚，子楚脫亡歸，與此

駁。軻。碾車木。言曾居於趙也。存問也。問其存亡。

始皇帝

莊襄王楚立四年死無策始皇帝呂不韋姬所生生於邯鄲故姓趙氏名曰趙政

清快

姚本相燕下有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一句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相燕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羅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

叱去曰姚云曾作叱曰去語勝

畢子生五歲而贊禹言幼悟者其最乎

再穩一穩情狀宛然

再覆一問便足使人惕然

臣行之文信侯叱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與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為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

二知之二聞
之相應

而殺之。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今庫具車。廩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

與字補

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與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與秦什一。

徑道所出也。請因因之。請於文信也。與秦什一。以十之一。與秦。

氣骨意態佳
但視帖琢鍊
語少便稍覺
單薄

疊有字補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勞。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

龜錯貴粟所
自出

悖艱同語色
艱如也艱說
文古今論語
作勃

熟套無奇

資齋同

一本疊韓魏
從三字

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
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實又
無其名者王乃是也巴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
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
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臣竊為大王不取
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
咽喉魏天下之胃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
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即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秦
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嘗

一本私也下
有亦充軍國
之用矣句
一本壯遊下
有於字
一本齊下有
王字
畢元作必

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
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
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
燕趙而殺李牧齊入朝四國畢從頓子之說也
聽之聽
其往也

甚峭且有色

二國千乘之宋
也句有誤或以
厭案萬乘之國

或為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為安人眾不足
以為強若土廣者安人眾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
昔者趙氏亦嘗強矣曰趙強何若舉左案齊舉右
案魏音歷厭案萬乘之國二國千乘之宋也築剛平衛

二為一句下作
因千乘之宋也
亦通

大約亦是隋
動

夕字補

一字補

宣王元作太公
一本伐魏下有
壤地兩分國家
大危八字

無東野芻牧薪採莫敢闕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
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而朝於邯
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夕令朝
行魏伐邯鄲因退為逢澤之遇乘夏車稱夏王一
朝為天子天下皆從齊宣王聞之舉兵伐魏梁王
身抱質執璧請為陳侯臣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
之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
水之上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燕人聞之
至格道格道不通平際絕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

一本於是夫
天下
高注云紂當
為牖

使陳毛釋劔劔委南聽罪西說趙北說燕內喻其
百姓而天下乃齊釋於是天下積薄而為厚聚少
而為多以同言郢威王於側紂之間臣豈以郢威
王為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為強臨天下諸侯
故天下樂伐之也

案下也言舉兵於左則齊下也厭言案之不一
又益涉反伏也培壓也宋於七國時為千乘今
使齊魏如之故云二國千乘之宋也委質倍二
十三年注屈膝也還反言改事也齊為陳敬仲
之後故稱陳侯郢楚都也避始皇父諱故曰郢
撤夜戒有所擊引也釋劔撤不自衛示卑也委
南委去南面之尊一日聽罪於楚也西說北說
使人解之也乃齊釋乃不攻齊也趙強而魏伐

之。魏強而齊伐之。齊強而楚伐之。楚強而諸侯又謀之。言強者之不足恃。召天下之所惡。而欲其攻之者也。言此欲以止秦之攻。故云為六國說。

四國為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而百姓靡於外，為之奈何？羣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舞以其劍。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齊，北使燕代之間。

案元作安

姚本舞劉本作帶也

齊元作吳

一本王之權下有國之寶三字

稍準

陳軫餘談

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為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

紂聽之聽元
作聞
聞諛是蓋一
有所聞即殺
之

此一句却變

文公事亦是
故變法
姚注曾作於
天下
也字補
醜

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聽讒而殺其忠
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
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
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
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敝、幽魯
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傅賣以
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
勝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天下明主用
之、知其可與立功也、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

兩比亦以錯
見態

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為
已用、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
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
望於上、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

四國、荆、齊、燕、代也、監門、卒也、父死子繼、曰世、厲
礪、同、礪也、逐夫、婦逐之也、賈肉不售、故曰廢、楚
辭、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注云、呂
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望曰、下屠屠牛、
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讎、售同、蓋嘗求售
與人為庸、不見用也、敝、困、幽、隱也、說苑、鄒子說
梁王曰、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
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牲也、棘津
迎客之舍人也、新序、文公用其盜
以為里、鳧須、卽豎頭須、竊藏者也

皇明萬曆己未仲秋烏程閔齊伋遇五父裁注



